

第五章 出生及童年

我們凌駕着光輝的彩雲而來

我們來自神，祂是我們的家

W.M. 獲士獲特

到巴拉聖地訪問期間，我視察了沙地也賽巴峇的誕生地和與他的家庭成員會談。布達巴蒂村位於離開神廟只有四分之一英里的距離。這是一個小小的太陽晒白了的地方，有着像白粉刷過的屋子和狹窄並充滿着沙石的街道。

巴峇誕生的屋子現在已剩下一堆破瓦礫，可是他的兩個姐姐和一個弟弟還住在村子里他們各自的屋子。他的哥哥居住在另一個城鎮，他的母親住在神廟里，他的父親已去世。雖然我與巴峇的家人及親友有談過話，有關他的背景、出身及童年的資料主要是由歷史學家卡斯督里所提供。

他的家庭背景最傑出的成員是他的祖父柯達曼拉汝。這位先生是個小地主，他所擁有的土地伸展至離開布達巴蒂相當距離的地方。他雖然不很富裕，却有足夠的款項設立一間沙地也巴馬女神廟，這女神是克利斯納神的王妃。他過着非常虔誠的宗教生活，人們因而還記得他。他也是一個傑出的樂師和演員。他是村里神劇和神曲的主要演員，這些戲劇都是在布達巴底和附近的城鎮創製的。在當時，它是鄉村里最主要的娛樂，許多戲劇的內容都是取材自印度的神話，好像羅摩耶那著作。這一部著作的一個版本是完全用歌曲來表現的，柯達曼拉汝對這些歌曲非常熟悉。

當他年老時，他的孫子們經常在他單獨一人居住的屋子裏圍繞着他，聽他講述拉羅摩耶著作中有關神和神人的美妙故事。其中一個聽得最入神的孩子是沙地也羅那耶那，即今天人人皆曉的沙地也賽巴峇。許多年來，這老人一直在教育着孩子們有關神學和精神領域方面的知識；他於一九五〇年逝世，終年

一百一十歲，臨終時嘴里還低吟着偉大的羅摩歌曲。

在這之前的廿四年，即一九二六年，在柯達曼長子必達拉汝的家里，一些奇異的跡象象徵着一件事情即將到來。必達這時已有一個兒子和兩個女兒。經過一段長時期的期望，對家神的禱告和唱讚歌，他的妻子易斯華拉摩又再度懷孕了。她禱告希望多得一個兒子，當孩子出生的日子一天天接近時，她懷着很高的希望。但她同時也感到惶惑，因為從來沒有聽過的事接連在她家里發生。舉個例子，那個靠着客廳牆壁的大鼓，有時會在三更半夜發出聲響，像是有人在玩它，還有那置放在地上的鼓兒也會無緣無故地咚咚地响起來，像是有個熟練的手在敲打着它。這些事件到底是象徵些什麼呢？

一個對卜卦學有深究的僧侶告訴他們這些事件象徵慈祥法力的存在，並預告嬰兒的安祥誕生。

一九二六年被稱為亞沙雅年，它的意思是“永不下與永不滿”的年頭。十一月廿三日，根據舊曆，是向祝願神西瓦禱告的日子。尤其進者，這一年由於星辰變換位置的結果，使這一日向西瓦禱告顯得更加吉祥。當太陽普照在吉特拉瓦地河的黃色沙堆上，以及伸展在它背面的紫色石山時，村民這時已經口中唸着西瓦神的名字。正是在這太陽上升的時刻，在必達拉惹的屋簷下，沙地也拿拉耶那誕生了。他的母親為他取這個名字，這是依照她在唱讚歌和禱告中所獲得的這一形式和名稱的神，事實上拿拉耶那是威士魯神的另一個神座，興都教里的第二大神座，沙地也在梵文的意思是真誠和確實；因此沙地也羅拿雲那可以被解釋為“真實的全能的神”。根據印度人的傳統習慣，替孩子選擇這樣的名根本是不足為奇的；大部分的印度男女都是以千神中的一個或多個神名來取名的。

呱呱出娘胎，嬰孩被置放鋪在地上的床被上。屋子的婦女們覺察到床被在上下奇異地搖動，像是有什麼生物在它的下面。打開來一看，果然有一條眼鏡蛇，但是它卻沒有傷害這個嬰孩。



舍地賽巴峇 —— 沙地也・賽巴峇。自認是他的再生。

不管那時周圍的人怎樣想，巴峇的許多信徒現在都認為眼鏡蛇匍匐於房內的現象是異乎尋常的，它是西瓦神的其中一種象徵。根據傳說舍地賽巴峇有好幾次也曾以眼鏡蛇的形態出現。

一開始這小孩就是村里人的寶貝，他美麗可愛和具有善良的天性。當巴峇開始在滿佈灰塵的道路上奔跑，或是橫越泥濘的田野和田野以外的光禿山丘，他已顯示出一些特殊的素質，使他在他的同伴中顯得特別突出。與平常的孩子不同，他對所有的生物包括人類和其他的動物都懷有一顆愛護之心。這促使他在童年時就開始吃素，雖然他周圍的人都吃葷。

卡斯督里先生說：“他從不跑近宰殺家禽牲畜的地方，或是人們捕魚的場所。他不進入廚房及使用盛過肉的碗碟。當人們選好一家禽準備宰殺以佐膳時，沙地也拿拉耶那這孩子會跑

前去把它抱入懷中並撫摸它，好像這樣一來，那些長輩會饒這只家禽一命。由於他這種對生物所流露的愛，因而他的鄰居都稱呼他爲巴馬藍里。

再者，雖然他喜歡徒步遠行，戶外運動，以及是童子軍中的一個活躍分子，他却絕不會參與那些虐待動物的玩意兒，例如斗鷄、抓熊或是那殘酷的在乾枯河床的沙粒上所舉行的牛車競賽。

許多乞丐來到他家門口，如果小沙地也有在的話，沒有一個不會得到一些食物而被趕走。而且當他在路上見到殘廢和瞎眼的人，他都會把他們帶回家來，叫他的母親或姐姐給東西他們吃。有時他的家人爲這些經常及破費的事而感到厭煩。有一次他的母親對他說：“你好好想想，如果我們都把東西給乞丐吃，那麼你就得要餓肚子了。”這小孩並沒有因這威脅而感到害怕和退却，相反地，他立即同意從那天開始再也不吃午餐。他說到做到，從此沒有任何人能勸他回到午餐桌來。

同樣的事情經常發生。從這些事件中，他的家人第一次看到在這小孩身上所發生的許多奇異的事情，有一次他又拿家里的食物給乞丐吃，之後他決定不進食數天。他並沒有因不進食而感到飢餓；他還照舊做日常的運動而沒有顯示任何衰弱的象徵。當他憂慮的母親懇求他進食時，他告訴她說他已吃過了可口的牛奶飯。媽媽問他從那兒得來的牛奶飯，他說一個名叫達達的老人給他的。沒有人看過或聽過達達這樣的一個人，當然他的媽媽不會相信他的話，他舉起右手讓他嗅，因爲像其他大部分印度人那樣，拉汝家用膳時是用手而不是用刀叉的。果然他的手心里發出牛奶飯的味道。她從來沒有嗅過這樣甜美的品質，照這樣看來，孩子因爲同情飢餓的乞丐而致自己餓飯，但是他却得到一個隱形人爲他提供食物。

巴峇開始在村里的學校受教育，他聰明伶俐，進步快速。像他的祖父那樣，他所專長的科目是戲劇、音樂、詩歌及演戲。當他還是八歲時，他已開始爲村里的歌劇團譜寫歌曲。

就在這樣的年齡，他被送到兩英哩半以外的布卡拔南唸高

級基本學校，其中一個在那兒認識他的教員對他作這樣的回憶：他是個不輕浮、誠實及品性良好的孩子。另一個教員在一本於一九四四年出版的書中曾作這樣的描述：沙地也巴峇經常提早到學校，領導其餘的學生，聚集在神象祈禱及唱讚歌，他並為這些儀式而收集一些花朵。即使學童們對這些宗教儀式沒有興趣，巴峇也毫無困難地把他們吸引到他身旁，因為他有時能創造一些東西以娛樂或幫助他們。他能從一個空的袋子里拿出些糖和生果來給他們吃。有時某一個同伴遺失鉛筆或膠擦，他也會從袋子里拿出來給他。如果有人病了，他也會拿出些喜馬拉雅山的藥草來治愈他，

當孩子們問他從那里學來這些奇異的魔術時，他回答說有一個“嘉馬石地”遵守他的意志而把他所要的東西拿來給他。孩子們很輕易地相信有見不到的生物，或者接受沙地也有一個隱形的幫手這類的說法。再加上他是他們在各種活動如戲劇、運動和童子軍活動的領袖，有一些孩子開始稱呼他為他們的導師。

當巴峇到烏那瓦昆達唸中學時，他發現在他還未到達時，他的聲名已在那里傳播。卡斯督里先生在他的巴峇一書中寫道：“孩子們相互告訴他是一個很優秀的德魯古文的作者，一個很好的音樂家，具有舞蹈的天才，比他的老師具有更高的智慧，能知過去預測未來。每個人的口中都在傳述他的成就的真實故事，以及他所具有的神明的法力……”

每個教師都期望能在他進入的班級里獲得一些差事，他們有些是為了好奇，有些為了表示敬重，更有一些懷有不良的動機以證明所有這一切都是荒謬的。沙地也巴峇很快地就成為學校之寶……他是學校里祈禱團的領袖，當所有師生在上課前聚在一起祈禱時，他登上那高座，而他的聲音在整個空間傳播，並鼓舞所有的師生更加勤力工作，努力向學。

沙地也的哥哥施夏馬也是這間學校的教師，他致力想培養巴峇成為一個政府公務員，這是他家人的願望。可是情況的急速轉變，使這個高尚的願望也不可能實現。通常是以一個令人

深省和令人震驚的事件，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出現，以象徵人類偉大導師和鼓勵者開始的使命。

一九四〇年三月八日傍晚七時，沙地也巴峇赤着腳在曠野里行走，忽然間他跳躍起來，抓着他左腳的一個腳趾大聲嘶叫。在那個地方經常有許多大而黑螫子出沒，他的伙伴立即認為他是被一隻黑螫子所咬，但是在黑暗中却找不到他的踪影。每一個人人都深切關懷，因為根據烏那瓦昆達地人的傳說，任何人如被蛇或螫子所咬是沒有生存的希望的，這迷信是與烏羅瓦昆達被一座長一百呎的山，形同一條捲着的蛇所覆蓋的事實有關。其實烏那瓦昆達的意思是“蛇嶺”。

那晚沙地也巴峇安睡了一夜，並沒有什麼痛楚和病的徵象，隔天也是平安無事，每個人都透了一口氣。可是那天傍晚七時，廿四小時認為他被螫子咬了之後，這十三歲的孩子跌下而失去了知覺，他的身體僵硬，呼吸輕微。他的哥哥斯夏馬請了醫生來，給他打針及留下一瓶藥水等孩子醒來時服用。可是整晚巴峇都沒有恢復知覺。

第二天他醒了過來，可是他的行為完全兩樣了，他好像是換了另一個人。別人與他講話，他不予以回答；他對食物失去了興趣；有時他忽然唱起歌或吟起詩來；有時他引述長長的梵文的文章，這些都不是他從正式的教育和訓練所學到的。時不時他的身體會變僵，好像靈魂要飄離他的身體而遠去。有時他力大如牛，等於十個人力量的總和，另一些時候，他却像“荷花莖那樣脆弱”。他時哭時笑，但有時却嚴肅起來和講述最高深的証道哲學。有時他談論到神；有時他又描述遙遠的朝聖之地——在他作為沙地也拿拉耶那惹個人時——他所未曾到過的地方。

他的父母從布達巴底趕來，請了幾個醫生為他診斷，也給他服了各種的藥，但是病人的情況完全沒有好轉。許多人都認為他魔鬼上身，或許是中了他人的邪術，因此請了幾個驅魔者來展示功夫，要把魔鬼從他身上驅走，轉移到羊或家禽身上，可是卻沒有成切。

最後，巴峇的父母把沙地也帶到卡地里附近一個著名的驅魔者那里，這位驅妖專家是一個石地的崇拜者，人們都說沒有任何妖魔敢在他面前搖動它有毒的尾巴。單單他的外表足夠把許多冒充者嚇跑，他身材巨大，有一雙血紅的眼睛，態度粗野狂放，他驅魔是基於這樣的一個原則，即盡量使病人的身體受折磨，從而使附在他身體上的魔鬼因為不安適而自動離去。

一開始這兇猛的驅魔人就按照儀式宰了一隻羊和一隻雞，他口中唸着咒語，以這些動物的血劃一個圓圈，令巴峇坐在中間。他接着替巴峇剃光頭，並用一個鋒利的工具在他的頭皮上深深地畫了三個十字，血液從他的頭上流出來。在這些傷痕上，他倒下檸檬、蒜頭和其他酸果的液汁。

他的父母看到兒子受這樣的折磨感到非常痛心；他們也感到驚異因為他們的兒子沒有發出痛苦的呻吟，或其他受苦的跡象。很明顯地如果有魔鬼俯身，這魔鬼也同樣感到疼楚，因而沒有跡象顯示他就要離開。

這冷酷的驅魔者安排每天清早用一百零八壺冷水澆在巴峇畫有符號的頭上。這樣一直執行了很多天，同時還有其他粗暴的方法在進行，例如用木棒重重敲打他的四肢的關節。

最後這石地崇拜者決定用最有力的武器，這是保留來對付最頑強的魔鬼的。這即是“加厘金”，是一種用所有烈性酸液混合而成的液體，用作折磨之用。他把“加厘金”塗到沙地也的眼睛。孩子的身體在劇痛下震動着，他的臉和頭部紅腫起來，而眼睛深陷成一條淚水綫似的，他的樣子完全變了形。

看到這情景，巴峇的父母和姐姐在旁都痛苦地流淚。沙地也沒有說話，只是發出信號叫他們在外面等他，當他出來時，他吩咐他們根據他的藥方去拿藥來，他們把藥帶來，並替他塗眼睛，紅腫立刻就消退了，眼睛也恢復了原狀。

當那驅魔醫知道這件事情，他非常生氣，責怪他們“干預”他的治療法，他聲稱魔鬼就快被趕出來。但是巴峇的父母看夠了，他們付了錢，並假裝應諾培養好孩子的精力後，才再帶他來給他驅魔。他們把他帶離，但是巴峇還是像以前那樣被“

鬼”俯身，他能引述長篇梵文理論，講述証道的哲學及深奧的倫理學，唱那美妙的聖歌，呼吁表“阿烈地（酬神的禮儀和歌），因為神正在橫越萬里的長空”。

巴峇的父母繼續帶他去看醫生和其他的治療者，可是所有這些治療都沒有一點效力。兩個月的努力付諸東流，孩子却依舊未能恢復正常的狀況，他還沒有回到學校去，還在布達巴底的家里靜養。

五月廿三日早上，沙地也把所有家里的人叫到他身旁，除了他父親在倉庫里幹活外，所有家里的其他成員都在。他用手在空中揮動下，他拿到一些糖菓和花朵分派給家里的人。很快他鄰居們也都聚集過來。沙地也興高采烈地創造更多的糖菓和花，並且還有牛奶飯團給所有在場的人。兒子在衆人面前施展法力的消息終於傳到他父親必達的耳里。

他父親突然間感到很生氣和反感，兩個月來這孩子給他們日夜操心 and 折磨，這難道還不夠嗎？現在還要在衆人面前展示他愚蠢的技倆；明顯地他是把東西預先藏好，然後用變戲法的方式把它們拿出來。一雖然他的兒子從那里學來這些絕招，他一點也不知道，沙地也很久以來就可以做許多不可思議的事，可能這一次並不是變魔術那樣簡單，而可能是一些更壞的事情——邪道妖術。

帶着萬丈怒火，必達找到一條粗籐直奔回家。當他從人群中擠過去時，有一個人命令他先去洗了澡才來領受這些恩惠。這些話更是火上加油，他站在他十三歲兒子面前，揮動着籐條喊道：

“這太過分了！快停止，告訴我，你是什麼東西？鬼呢、神呢、還是患上了神經病？”

沙地也凝視着他怒氣沖沖的父親和那高舉在空中的籐條，然後他冷靜地，以堅定的語氣說，“我是賽巴峇。”

必達靜靜地站着和瞪着他的兒子，那籐條已從他手上掉了下來。沙地也接着對大家說：“我到來洗脫你們的煩惱，使你們的屋子乾淨和一塵不染。”

巴峇家中的一個成員向前問道：“當你說賽巴峇，這是什麼意思呢？”

他意味深長地回答道：“你們的雲卡瓦佛達禱告我來你們家里再生；因此我就來。”

在拉汝的家族里，他的祖先當中有一個名叫雲卡瓦佛達聖賢。這位聖賢被這個地區幾百個村莊的人視為導師。

那天早上聚集在必達屋子里的老人當中，只有幾個有聽過“賽巴峇”的名字。那些有聽過的老人也不知道他是誰。他們只知道“巴峇”是一個回教字眼，所以必達認為他的兒子是被一個回教僧侶的靈魂所纏。

村民們聽了之後都感到極大的震驚和奇異。長期以來他們都知道沙地也有些特殊，與眾不同。不然的話，他怎能有履行奇蹟的法力呢？自從他生病以來，他講話時像個智慧的老人，可是這回教徒“賽巴峇”畢竟是誰呢？他與這一個他們所熟悉，所欣賞和愛戴的十四歲小孩有什麼關係呢？

第六章兩個賽

真理不是那些可以証明的——而是那些不可避免的。

聖育書栢里

在這個鄉鎮里，只有很少人聽到一個偉大的創造奇蹟的僧人賽巴峇，有的人認為他還活着，有的人却認為他已死去多年；有的人說他是個回教徒，而又有些說他是個興都聖人，有着衆多的追隨者。不論何者正確，他像是離開拉汝家族和布達巴底村很遠很遠似的。

然而有人告訴拉汝家族，離開這裡廿五英里的彭魯光達，有一個政府官員，他是賽巴峇僧人的真誠信徒，因而就決定把沙地也拉汝帶去見他：或者這樣會把神秘解除，至少也可使這個孩子的狂言和行為提供一些解釋。

沙地也和那個政府官員都願意相會。當他們相逢時，這個政府官員不能接受這樣的一個概念，他的於一九一八年死於舍地的偉大導師，重新誕生成一個胡言亂語的孩子。

“這簡直是精神發狂，”他告訴那些成年人，“這個孩子應該被送到神經病院醫治。”

這時年青的沙地也插嘴反駁：“是的，這是精神發狂，但到底是誰的精神發狂？你只是個布查理，你怎能認得那個你祈禱的賽。”講完這些話後，他從空中拿了一撮灰，把它散布在各個方向，然後離開房間。

重生是興都教的一個組成部分，對於這個概念，沙地也的知己不會感到困難接受，但是他們怎樣才能接受這個孩子的言論，說他確是舍地賽巴峇的復生。這個政府官員並沒有幫助他們解決這個重大的問題。

當然從沙地也的神奇法力來看，這可能是真實的，但是這需要一些証據，一些令人信服的証據。

星期四是印度宗教師的節日。在每個星期四，一些人圍繞

着他們新的宗教一年青的沙地也拉汝。有一次在拜訪了彭魯昆達之後不久，在一個星期四的聚會里，有一人表達了衆人的願望。

“如果你真的是賽巴峇，請你向我們提示一些証據。”

沙地也認為確實有這個必要。“把那些茉莉花拿來，”他指着房中的那一大束花朵說。

有一信徒把花放在他手上，他以一個很快的姿勢把它們丟在地上，所有在場的人都很敬畏，那些散落在地上的花朵形成德魯古文賽巴峇的名字。這是當地鄉村用的文字，這些用花砌成的字並不像其他事情，需要動用想像力才能理解。這些字是非常清楚明確，像是經過細心安排似的，所有德魯古字母的筆劃都完美地表現出來。

隨着時間的過去，還有其他外在的跡象，從而使人相信這個孩子口中所說的並不單純是孩子的幻想，更不是一些可以用“精神發狂”這些理由來解釋的。

雖然如此，沙地也還是服從家里堅持他回到烏那瓦昆達中學唸書的主張。他在六月回到學校，那是在神秘的黑蠟子咬了他腳趾之後的六個月—或是其他觸發他精神危機的事件，致使他出現新的個人特征，以及作出那驚人的宣佈。

在烏羅瓦昆達，星期四很快就成為大節日，因為人們圍繞着沙地也賽，他揮動着他的小手，創造一些與逝世的舍地聖人有關連的物件：如老人的照片，據說來自卡富尼的耆路亞布，這是舍地巴峇所喜歡穿的；還有棗子和花朵，他宣稱這些都是直接來自舍地的墓碑，是崇拜者所供奉的物品。

或者最有趣的現象是他經常製造聖灰，舍地賽經常使他的火爐燃燒着，以便有足夠的聖灰供應，現在年青的沙也賽是取自於一個看不見的火爐里，它據稱藏在空間里。他以前是沒有履行這些奇蹟，只有在他宣佈了賽巴峇的身份後。這個宣佈也標誌着相片、圖案、畫和舍地巴峇偶像的神秘出現。這些物件現在還在繼續出現，我個人也親身經歷了很多次。

在這早期的年代里，有一個關於製造舍地賽彩色照片的奇

異故事。當沙地也從布達巴底回到烏羅瓦昆達之前，他的大姐聞卡碼向他索取一張舍地巴峇的照片，這是他經常談論和創作讚歌的對象，他答應她會在一個星期四里給她。

然而在那指定的星期四前夕，沙地也回到他的中學去。聞卡碼在想，“他已經忘記了；沒有辦法，有一天他會給我的，這是毫無疑問的。”

就在那個承諾的星期四晚上，她被一個來自外面奇異的聲音所嘈醒，她坐了起來，但是一切都靜寂，於是她又躺下。然而又有一個聲音來自房間里那個朱華袋的後面，她想這或許是一隻老鼠，或是一條蛇，她點燃了燈去尋找。她發現一些白色的東西從袋後面伸出來：那是一卷厚紙。她把它打開，在燈光下她發現是一張老人的照片，他的右腳置放在左腳的膝蓋上。在他纏結的頭巾下，是一雙溫柔、但炯炯有光的眼睛凝望着她。“這必定是那張許諾的照片，”她想，“由一個看不見的信者傳送給我。”聞卡碼仍舊保留着舍地賽的彩色照片，當有一次在布達巴蒂拜訪她時，她把照片顯示給我看。

但是中學校確實是不適合一個能教導教師的孩子，就像耶穌在教堂里那樣。事實上很多個教師包括校長在內都向他鞠躬行禮，他們從他年青的身體里透視那廣濶的遠景，而聽取他的具有激發性的言論。

在1940年10月20日他正式結束他的學生生涯。那天早上，在他哥哥的住家里，他把書本拋掉，宣稱他將離開。

“我的信徒在呼喚着我，我要履行我的使命，”他說。他的嫂嫂指出當她聽到這些話時，她看到一個火輪圍繞着他的頭。那光綫是非常強烈，致使她目眩而把眼睛閉上，並且在驚慌地呼喊。

他的兄嫂都盡力勸說他留下來繼續求學。但是他沖出屋外而投向一個稅務監督官的家里，這個官員跟小巴峇是非常接近的。他在那里住宿了三天，大部分的時間是在花園里的一顆樹下，而有很多人圍繞着他。有的人把香和樟腦帶來，以便作為祈禱儀式之用，有的則到來學習，有的要窺探這個大奇聞，有

的則把它當做笑料。

沙地也引導這群人唱讚歌，一直延續了好幾個鐘頭。在這個花園里，有些新的事象在發生，進一步把他和舍地賽巴峇聯系起來。有一個攝影師前來拍取這個小預言者的照片，一塊大的粗糙石頭破壞了背景的完美，攝影師要求沙地也改變他的位置，但是却得不到對方的合作，攝影師於是隨便按下機板，希望能拍出一張好照片來。

他拍得的照片比預期好得多，當底片沖洗和被印出來後，他發現原來那塊阻擋的石頭卻變成舍地賽巴峇的影子。兩種形式的巴峇都出現在同一張照片里，雖然當時聚集在那里的人只看到一個賽巴峇。

在他逗留在花園的三天里，他的父母再從烏羅瓦昆達到來。當他們明瞭學校是不適合他時，他們懇求他回到家里，他拒絕他們的懇求。最後當他們向他保證不再阻擋和干涉他的任務時，他同意回到布達巴底。在那里，他把更多的信徒組織在他的周圍，開始時是在他父親的家里，然後轉移到一個門徒的寬大屋子進行這些活動。

自從那個十四歲的孩子在偏僻的布達巴底村宣稱他是近代印度最多神秘，最有法力的聖人的復生時起，這些年來有着許多外在的証據足以支持他的斷言。

卡斯督里先生在他的巴峇傳記一書里，詳細地記載了一個這樣的故事。那是在沙地也斷言的一年之後，即當他是十五歲時，藍利來探問他。她的亡夫金佐裡拉惹是舍地巴峇的虔誠信徒，每年都有好幾個月居住在舍地。藍利和宮庭里的老僕人都說，有很多次舍地巴峇有到金佐里居住，他很喜歡與拉惹共乘一輛牛車到這離市鎮的地區共遊。這輛牛車後來從金佐里移往布達巴蒂。

當她到布達巴底來看這個老聖人重生時，藍利要求沙地也陪伴她回到金佐里，她的目的可能是要試驗他。自從舍地巴峇拜訪過後，宮庭里有了很大的改變。雖然在理論上藍利接受這個孩子是舍地聖人的復生，但是當沙地也抵評宮庭的各種改變

時，她也感到萬分的驚奇。他詢問那棵一度存在的麻義樹，它現在在何處；他也詢問那個一度存在的井，雖然它現在已被填平，沒有留下任何的痕跡。他指着一排建築物說，“當我先前的身體在這里時，它們都還沒有興建，”所有這一切都是事實。

然後他告訴她在宮庭里應該還有一個石像，這是舍地巴峇很久以前贈送給拉惹的，藍利不知道它的存在。但是在經過一番搜索之後，終於找到了那個石像。這是他的記憶中所記得的其中一些，足以證明再生的斷言是真確的。

至於與嘉耶帝里聖賢的經歷，那是具有特殊的意義的，他是尚卡查也的門徒。這事情的發生是當沙地也巴峇訪問巴拉聖地神廟時，當時他已從他的鄉下搬遷至那邊。聖賢曾於一九零六年在舍地與巴峇共處一整年的時間，隨後也有經常拜訪他。他對於沙地也賽是老導師的復生半信半疑。當他要到巴拉聖地的前一晚，他做了一個夢。在夢里舍地巴峇向他走過來，然後說經過八年死亡之後，他已再度回來，十五年後他將把所有的特性都帶來。“這些夢幻在象徵些什麼呢？”聖賢在迷惑地想。

第二天早上他明白這夢幻的意義。當他與其他信徒討論他的夢幻時，他獲知沙地也賽是在舍地巴峇死後八年出生，當他十四歲時他採用賽巴峇的名字。在他十五歲時他具備了所有舍地巴峇的法力。聖賢回想這些法力就是他的導師所說的“特性”，這個夢幻使他堅信他的神又再度在地球上行走。

不論人們有沒有請求，布達巴蒂的賽巴峇樂意為他們提供舊舍地的形像。其中的一個方法就是把他兩隻手伸出，讓人們觀看展示在他掌心的舍地和布達巴蒂身體的發光形像，每一個掌心都有一個。另一個方法是不論在任何一間屋子里，他各別引導人們進入一個寧靜隔離的房間內，在房間的角頭里，人們可以看到一個發光的三道體舍地巴峇的形像。

一個婦女用這樣的語氣描述這個幻象：“…舍地賽巴峇以他慣常的姿勢坐在地上，眼睛閉上，聖灰散佈在他的前額和手

臂，在他面前的香在燃燒着，煙是直接升上天空。他的身體閃爍着一種奇異的光芒，周圍散佈着美麗的芳香。

人們可能提出質疑——或者這是正確的——有那種創造舍地式幻覺的法力，並不意味着沙地也是棲身於那個形式內。但是還有其他很多類似的証據，可以証明兩個賽都是屬於同一個靈魂。

那些當他們是舍地巴峇親近門徒時已是成年者，都相繼地離開人世；但是那些當他們是孩童時就去舍地拜訪老聖人，現在還有一些活着，雖然他們年事已高，沙地也巴峇都認得這些人。當時間已經相隔了這樣久，這些人已從孩童進入白髮斑斑的年代，即使他們的母親也無法辨認他們。

其中的一個就是狄斯特先生。他現在已經退休，居住在賽巴峇於白原鎮的夏天別墅里，這個地方離開孟加羅不遠。當我在一個夏天里與巴峇在一起的時候，我有機會與狄斯特先生談論許多關於兩個賽的有趣故事。

他是在一八九七年誕生，父親的名字是沙達斯爾。狄斯特。他的父親有一個時期是庫特治州首席部長的法律顧問，他的大伯父哈里。狄斯特是執業於孟買的律師，他也是立法議會的議員。他的大伯父是舍地巴峇的親密信徒。在他的大伯父的帶領下，他到舍地去拜訪，第一次是在一九零九年，接着是於一九一二年。在第二次拜訪之前，他患上了一種扁頭痛病。當太陽升起時，他的半個頭非常疼痛，然後在太陽下山之前，這種疼痛就會停止。這樣一直拖延了整整兩個月，這是非常令人頹喪煩惱。他的大伯父帶他去見賽巴峇，希望他能夠醫好他這奇怪的頭痛症。狄斯特先生清楚地回想有一天他怎樣坐在賽巴峇的近旁，賽巴峇突然跟他講話：“爲什麼你坐在這裡，你回家去吧！”

他回答說他的頭很疼，在他近旁的火爐會給他解除一些痛苦，但是巴峇堅持他必須要回家。當離開時，他從火爐處拿一些火灰放在巴峇的手上，這是傳統的習慣。這個十四歲的孩子要這樣做，巴峇拿着烟灰一會兒，然後用力把它置放在這個孩

子的前額上。

他感覺到像是被打了一巴掌，同時也被驅逐出來，他告訴他的大伯父以後不再見巴峇。

他的大伯父回答說：“你為什麼這樣愚蠢，那個巴掌就是象徵你的頭痛不會再發生。”

事實的進展証明這是確實，自從那天之後，那個奇怪但又難受的扁頭痛症不再重覆，他於是才明白巴峇的那一巴掌是象徵着驅逐頭痛症而不是他。

六年之後，在一九一八年七月，狄斯特先生又再度生病，這次他患上了嚴重的痔症和肛腸症。孟買的醫生說他必須動手術，但是他對動手術感到不安而不想動手術，但是他却感到痛苦的折磨和流很多血。他對於他的處境感到很傷心。

在一個例常的星期四孟買舍地信徒的聚會里，狄斯特克制不住那虔誠的氣氛和他本身的不幸，他雖然是個廿歲的青年，但却像個小孩子一樣放聲大哭。那天晚上他做了一個夢，夢見舍地巴峇走向前來，嘲笑他像個女孩子似的哭，然後老聖人告訴他用什麼東西來醫治他的病症。他醒來後，他記得很清楚夢中的一切，可是忘記了巴峇給他的藥名。他感到很悲傷，於是決定立即到舍地走一趟，希望能從巴峇的口中獲知藥名。

但是在他出發之前，他聽到巴峇已逝世的消息。他憂傷地想，“我將無法知道藥名，我這一生注定要遭到痛苦。”

在第二個星期四傍晚的聚會里，這是在巴峇逝世的消息傳出之後，他又再一次克制不住而流淚。那天晚上他又再做一個栩栩如生的夢，這次巴峇再次站在他面前，仍舊是他那老舍地形式。他說，“啊，又像女孩子那樣地哭。”然後他告訴這個年青人拿七粒胡椒，將它們壓成粉末，每天拿一點胡椒粉滲與聖灰，所有信徒的家里都存有一些巴峇的聖灰。

第二天早上狄斯特對於夢中的指示記得很清楚，他照指示去做，在他服用了第三天之後，他的痛楚已消失；在第七天流血已經停止。就這樣就完全地把病醫好，不會再有任何的伸訴。

時間一年又一年地過去，狄斯特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變：他現在已是個商人，並且成了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和戰後的幾年內，他是個少尉，並且是軍隊中的教官。在一九五九年他重新進入商界，在西海岸的孟加羅城市做生意。在空餘時間，他閱讀一本著名的興都宗教著作：查利達拉導師。如果能在七天內把書看完，傳說是會獲得極大的精神利益。

在閱讀這本書的第六天傍晚，他做了一個夢。在夢里他是在一條兩旁植有樹木的寬闊道路上行走，他感覺到有人在跟隨着他，他轉頭觀看，看到一個非常特殊的人緊跟着他。狄斯特問道：“你是誰，為什麼一直跟踪着我？”沒有獲得任何的回答：那個人只是靜靜地繼續跟踪着他。過了幾分鐘，狄斯特再轉頭看，那個人還是在跟踪着他。大家都沒有講什麼話。不久狄斯特感覺到腳步越來越接近，他感覺到後面有些東西從他的頭上潑下，他感覺到這是聖灰……

當他醒來時，這是他所能夠記得的部分，但是在他的腦海里，對於那個緊跟着他的臉部却記得很清楚。

幾個月後，在一個偶然的機會里，他聽到了舍地巴峇復生的消息，但是他不相信。後來他又從另一個圈子里聽到同樣的故事，並且看到了沙地也賽巴峇的照片，這個就是在夢中跟踪他的人。這立刻引起他極大的興趣，他記得他大伯父的故事，那是有一次，舍地巴峇告訴他大伯父：“我將會在一個八歲大的孩子身上再度出現。”就是這個小孩子嗎？他現在已長大成人。他決定盡早到布達巴蒂去，以便找出事情的真相。

那是在一九六一年初期，他終於如願以償起程，他是一個卅人行團的其中一分子。到達時，神廟前已擠滿了成千的人群，狄斯特在人群里，希望能從那高高的陽台上看到沙地也賽巴峇的容貌，當那個個子矮小，穿紅道袍和圓錐髮型，有着一張甜蜜可愛的臉出現於陽台時，狄斯特肯定他就是在夢中跟踪他的人。

他又想這個人又怎麼可能是舍地的老聖人呢？看他那彩色的綢衣，頭髮像個女人和一大群人圍繞着他，他簡直就是個電

影明星。舍地巴峇却是個穿粗布，簡樸的人，這怎樣能是同樣一個人呢？想到這裡他突然興起回家的念頭。

但是他還是留下來觀看沙地也賽的表現，他從一個置於舍地賽偶像上面的小碗，倒開大量的聖灰，那天晚上他又從他口中拿出九隻寧甘。隔天在一個公開的講座里，巴峇說，“有些人來到這裡認為我像個影星，他們反對我穿鮮艷的道袍和我的髮型……”狄斯特感到震驚，因為他內心里對他的批評——都在講台上重復着。巴峇接着解釋他耀眼的衣著，獨特的髮型和 he 再生的其他特徵的個中道理——狄斯特感到是好的理由。

狄斯特後來肯定他是個非常特殊的人，無疑地他是擁有超自然的力量，但是他與老舍地巴峇是完全不同，他們是否有可能同屬於一個靈魂。

三個月後當他第二次拜訪巴那尙帝。尼那揚時，他連同其他六個人被召進會客室里。巴峇進來跟幾個人講話後，他就走向狄斯特，當時狄斯特手中拿着一張他伯父的照片。巴峇把照片拿過來看，說道，“這是哈里狄斯特，是你的伯父，是我在舍地的舊信徒。現在你腦海里還存有什麼疑問嗎？”

他的疑問大大地減少了，因為巴峇所說的都是千真萬確。狄斯特從來沒有告訴過任何在神廟里的人他的名字。他是衆多訪客里的一個生疏的成員，但是巴峇却一看就認得他伯父的容貌。

自此以後，狄斯特時常到神廟去，這些年來，他享受了賽巴峇神奇法力的財富，他的偉大的感情和精神指導。有一次當講及舍地巴峇對他伯父所作的評語：他將以一個八歲大孩子的身份重回大地。巴峇告訴狄斯特，他確實所說的是他將在八年後以一個小孩子的身份回來，這即是說他死後的八年——事實上他的確再生重回，沙地也賽認為哈里狄斯特誤解了舍地巴峇所說的話。

狄斯特告訴我除了這些大事件外，還是那許多的小事件，最終才使他信服兩個賽其實是同一個。他繼續講過這些重要的小事情，他們的許多類似性如相輔的教義和教導形式，對於過

去在姿勢，詞彙和態度方面的奇妙回響，他說，“我甚至看到他臉上的笑容，就像很久以前在舍地巴峇臉上的笑容一樣。”

但是他承認開始感到的極大不同仍然存在著，但是那只是一個不同的身體，不同的構造，不同的時代而已——對於賽的使命來說，這是個不同的環境。因而這個使命，雖然在精神實質上是一樣，但是在形式和表現方面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因而可以預料用以傳達信號給這個世界的外在個性也是不相同，賽巴峇自己評論說他現在並不像早期的表現那樣嚴厲，或者甚至發脾氣，他現在比較容忍和溫柔。他用微笑來解釋這種區別：“當孩子們進入廚房擾亂她的家務時，做母親的通常是很嚴厲的；但是當她開飯菜時，她微笑和充滿着忍讓，我現在正是提供菜肴，不論你身在何處，只要你感到飢餓，只要你的碗碟已準備為你提供飯肴，直至心的滿意足為止。”

在另一個場合里，對於他是否是同一個巴峇所引起的爭論，他這樣說，“當有兩塊糖菓時，一塊是方形的，另一塊是圓形的，一塊是黃色的，另一塊是紫色的，除非你吃下兩塊糖菓，你才能領會它們的味道，否則你不會相信這兩塊糖菓是同類的產品，要嘗試和體會——這是理解事物實質的基本步驟。”

另一個遇過老舍地巴峇的人是個老婦女，她現在住在巴拉聖地。卡斯督里在其著作沙地也賽巴峇傳的第二部分有提到這個婦女。當她還是孩童時，她的父親是在里常區域擔任稅務官的職位，他時常帶她到舍地去。後來當她的四個兒女先後逝世後，她於一九一七年再到舍地，請求巴峇讓她留居在那里，以便能獲得精神的啓示和訓練。

但是巴峇說，“現在不可以，我會在安特拿再出現，妳將會在那里遇到我，並且與我在一起。”

她回到里常區域獻身於福利和慈善工作。她到處奔走籌募金錢，以支持她主持的，命名為“賽夏丹”的孤兒院，她聽到在烏羅瓦昆達有一個孩子宣稱自己為賽巴峇，他還記得巴峇告訴她將於一九一七年在安特拿重生，她趕去烏羅瓦昆達，於星

期四到達。她和其他的信徒一起去拜訪年青的賽巴峇；當時她是坐在他的身旁。

她說巴峇用興地語低聲問她，一如在舍地那樣，“我的孩子，妳已來到這裡。”

然後他說她還欠他十六個盧布，他提醒她當時是爲在舍地舉行的宗教慶典籌募基金，他共籌得四十盧布，其中有十六個盧布是借給了她的朋友。他微笑地說，“我告訴妳這一切，主要的目的是要給妳相信我就是舍地賽巴峇。”

這位婦女現在是在巴拉聖地與賽巴峇在一起。她感到很高興，因爲他在五十年前在舍地所告訴她的活已經實現。

• 這是內在而不是外在的証據，使她在這個關鍵的問題上完全信服。

那些與沙地也賽巴峇居住一個長時期而又認識舍地巴峇的人——不論是直接或是從記錄文件中——都毫無疑問地相信這兩人都是一個聖人的復生。

現在已出版的關於舍地賽巴峇的書已有好多本，其中也包括那拉辛哈聖賢那四卷著名的舍地巴峇傳記和教義。我發現當我全神貫注閱讀這些書本時，我時常感到我是在閱讀關於布達巴蒂的賽巴峇：我必須時常提醒自己這些是舍地巴峇的教導，語錄和作爲，並不屬於今天的沙地也賽，但是兩者間仍然非常相似。

在還沒有談及我與沙地也賽巴峇的親身經歷時，我有必要回顧早期在布達巴蒂的日子，當時沙地也賽自己說在他再生的開始卅二年里，他的使命主要是集中於創造奇蹟，這之後他將着重講道和口頭的教導，但是他指示這只是着重點的問題，在所有的場合里，這兩者都會顯露出來。

考慮到我所見到的許多奇蹟，他的教導階段，我在想在創造奇蹟的階段里，這些年來與沙地也巴峇在一起的生活又是怎樣的呢？我於是決定去會見那些當時已認識他的男女，跟他們談談這方面的問題。在他們當中，有的是實際的商人和公共事

務人員，有着豐富旅行經驗的人，高級公務員，受高深教育的專業人材。

所有這些人都很樂意告訴我他們所經歷的奇異和令人嚮往的事件。

第七章早年的回聲

靈魂需要通過物體的凝視向外展示

物體將會反映靈魂的面貌

斯里歐羅賓都

當沙地也賽巴峇最後從中學校回到布達巴蒂村時，當時他還未足十四歲。他首先是在家裏居住，但是不久之後，他移居到一個巴拉明的家庭，屋主的名字是甘滿。在他的童年時代，雖然是己家裏有魚有肉，但是他仍然喜歡到巴拉明家裏吃素。在他住在這屋子裏，很得到女主人蘇邦馬的愛護，她也歡迎他日益增多的信徒到來她的家。這裏的地方非常寬闊，極適合沙地也的活動。

今天這間屋子仍然矗立在布達巴蒂大街上。就是在甘滿的家裏，賽巴峇於1941年開始了他的濟世使命。聚會開始是在一小室內舉行，但是不久信徒迅速增加，不敷應用，於是就建立一個棚架。再過了幾個月，這個棚架又再度擴建，然後又再加一個帳幕，然而還是不足應付到來的信徒。巴峇同時也堅持為那些從遠方來的信徒提供膳食，經常所準備的食物顯得不足夠，在這裏他首次顯示耶穌般的法力，使食物的數量增加，以便滿足當時的需要。

一個在早期經常協助虔誠的蘇邦馬的婦女，她講述巴峇怎樣應付這種場面：當他被靜靜通知食物不足夠時，他會要求兩粒椰子——在印度的宗教儀式裏，它經常是個重要的項目。他把兩粒椰子相擊，使它們均等地分成兩半，然後“他把椰水滲進一小堆飯裏和裝載其他項目的器具，發出指示為所有到來的人提供膳食，甚至於那些在黃昏前可能到來的人。”每次都有足夠的飯菜供應給每一個到來的人。

就是在早期那種擁擠的情況下，他開始帶領追隨者到節特拉威地河的沙堆上。今天它是一條沙河，有三四百碼寬，離開

鄉村不遠，除了雨季以外，它是乾涸的。在一九四〇年初期，它的情形大體上相同，只有極小量的河水。年青的巴峇和他的追隨者就坐在沙堆上，他引導他們唱讚歌，為他們的疑難提供指導，教導他們生活的方式，通過各神奇的現象建立起他們對他的信仰。

離開鄉村大約半英里，在河左岸的石山上，生長着一棵羅望子樹。在當年，它的名字是考巴達魯，意即有求必應，這是因為巴峇經常帶他的信徒——至少是那些有氣力爬山的信徒到那棵樹去。他問他們喜歡些什麼果子，當他們把果類的名稱講出時，它就立即出現在樹枝上。在這棵羅望子樹裏，可以採摘到蘋果、梨、芒果、橙、無花果以及其他種類的果子，有的是已經過了季節的，有些在這個地區根本就沒有出產。

在這棵樹周圍地區，還有着其他一些奇異動人的事件。有時巴峇為了要考驗他本身青春的精力，特地從沙堆中往上跑，一直到達那棵樹的地方。那顆樹有一百五十呎高，那是一段非常險峻滿佈石頭的道程，有一些段落幾乎是垂直的；對於其他的人來說，他們只能爬一小段路程，但是對於年青的沙地也賽來說，他能夠直登上峯頂，並且從那裏向下呼喊。

這個年青人停留在峯頂上，其他的信徒則從下面往峯頂張望，預測一些令人驚奇的事件會發生。其中一個爬山的競爭者，當時是個學院學生。他講述所見到的一切：時間已經超過下午七時，天色即將昏暗，突然間一團火球，像是陽光劃穿黑暗，在山頂中圍繞着這個年青人。這光芒非常強烈，因而使人無法張開眼睛觀望，其中有三四個信徒昏倒。

傳說在不同的場合裏，也有這類的景象。有時像是個大火環，而賽巴峇的頭則在中間，有時則從他的前額裏放射出令人目眩的光芒——像是來自他的位於兩眼間的第三隻眼睛——有時又像一枝火炬那樣。我有跟這些親眼看到這奇異火花的信徒談論他們的經歷。

這個鄉村所發生的事件，馬德拉斯和其他遙遠的地方都有聽到，這並不算是令人奇怪的反應。那些好奇、有疑難和尋求真理者從四面八方湧向這裏來。如果不是由於路程的艱辛遙遠

，相信會有更多的人到來，只有那些堅定的旅行者，克服一切的困難而到來。在他們的最後一段路程，通常是坐火車或者步行。

在一九四四年，由於信徒的日漸增多，於是在鄉村的邊緣建築了一間會堂。這是一座相當寬大的建築物，屋頂是用鐵片覆蓋，足夠應付衆多信徒的需求。建築物的後面是睡房和餐室，有些到訪的信徒在裏面留宿，或者是在附近露營度宿。今天的這個地方已具有歷史的價值。到來巴拉聖地的訪客，必會願意再走四份之一英里泥濘的道路而來觀看這間會堂。會堂的牆壁掛滿賽年青時及信徒們古怪離奇的舊照片。從這些照片可以看出一九四〇年代這地方的攝影水平是何等的低落。

在外面的世界，這是個充滿着重要事件的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印度獨立運動的開始。但對於越來越多的人來說，最令人興奮和最重要的事情是發生在布達巴蒂，而那座會堂的座位已不足供到來的人羣應用，因而在節特拉威地河堆上的聚會還是非常流行。

有些旅客只是爲了好奇而來，但却留下來向他表示敬仰，並且一再的重新到來。有的來自遠方中心的旅客在爭取年青的賽拜訪他們的城市和住在他們的家裏，使他們的朋友有機會見到他。他許多最早期的信徒，在廿多年後，還是不斷地來神廟見他，如果他有到達他們鄰近的地區時，懇求他到他們的家裏爲他們祝願。

那些我所遇到的長期信徒，証明我對這個偉大傳奇人物的研究是具有值得鼓舞的一面。他們不是像一羣讀者所想像的那樣，只是一羣沒有受教育的宗教狂熱者與可疑的幻想者。相反地，他們都是受過良好教育，有理智和實際的公民，他們人格的完整和可靠是經得起法律的考驗的。

我自己必須要確定這些事情——就像現在我使讀者確信一樣——因爲當我爲這本書收集資料時，我還沒經歷大部分他們所描述的事件。到現在我已經歷許多這類的事件，我的態度已完全改變，這些奇蹟已經變成非常熟悉。

大部分的信徒都允許我應用他們的名字，他們對於真理的

道由和賽巴峇超凡法力的敬仰，是在任何事物之上。在這一章裏，我將敘述那些自一九四〇年代就認識沙地也賽男女信徒的典型故事。

巴特沙拉也先生是馬德拉斯一個著名的商人，他是一間與船運有關的公司股東。他第一次遇到賽巴時是在一九四二年，當賽巴峇光臨馬德拉斯他鄰居的住家。不久之後，他和家人就到布達巴蒂。

他在那邊逗留了一個月，他看到巴峇爬上那棵許願樹，看到他的頭有一團火光圍繞着，以及一道光芒從他兩眼間的前額射出。他說：“在那段日子裏，巴峇充滿着歡樂，他愛開玩笑和唱歌。每一天他都創造幾個奇蹟——通常是以嬉戲的方式，例如使時鐘往後跑，或者用一些看不到的力量使人留在座位上。在野餐時，他會把空碗碟蓋上，當他打開蓋時（碗碟都盛滿食物，而且是熱烘烘的，像是剛從廚房裏拿出來似的。我也看到他使食物的數量增加很多倍，以供養衆多的人羣。”

“這些在外面的遊賞通常都是很高興的事，巴峇經常順手把一些野樹轉變為許願樹，我們所要的果類都能在它的樹枝上採摘到。”

巴特沙拉也先生多年來都曾受到氣喘病的折磨，當他到達布達巴蒂不久，巴峇揮動着手而創造了一粒蘋果，吩咐他當藥吃下。從此之後，廿五年來他都未曾再遇到氣喘病的侵襲。

但是在他早期的經歷中，最重要的奇蹟是與他的母親有關，當他的家人遇到賽巴峇時，他的母親因白障眼疾的關係而完全盲目。巴峇對她的醫治是極為簡單——就如耶穌應用黏土和唾液醫治一個瞎眼的人一樣——巴峇利用茉莉花瓣放在婦女眼睛上，用紗布包紮起來不讓它移動，每天他都更換新的花瓣，同時也吩咐她每天到神廟去祈禱。過了十天之後，當他最後把紗布拿開時，她已經能夠看得很清楚。“她繼續再多活了十年。”巴特沙拉也告訴我，此後她再也沒有眼視的煩惱了。

雲卡達滿里先生是馬德拉斯肥料業的著名人物，我經常有跟他談論早期他與賽巴峇的經歷，不幸地他現已逝世。他的兒子依華拿也是一個虔誠的信徒，繼續他父親的業務。當巴峇在

馬德拉斯作客時，他必定會花一部分時間在雲卡達滿里的家裏。

雲卡達滿里先生是個實事求是的老實人，當他敘述他的經歷時，他不但沒有誇張，反而只是輕描淡寫。當我與其他當時在場的人士驗證他的故事時，我發現他的這個傾向。我只把他所告訴我的許多故事中，引述其中一兩項令人神往的經歷。

他開始於1944年聽到在安德拉、巴拉達斯的一個鄉村裏，有一個奇特孩子的神奇故事。他的先輩也是來自這個州，他於是決定親自到那個鄉村去，驗證這些故事的真偽。

當雲卡達滿里到達布達巴蒂的那天，沙地也賽當時只有十五歲。巴峇帶領一小團人員連同他到河邊去，當他們坐在沙堆上聊天時，巴峇把他的手插進沙堆裏，取出一撮糖菓來。他把糖菓分發給每個在場的人。“它們還是熱烘烘的，”雲卡達滿里先生說，“像是剛剛從爐裏拿出來似的，我要等它們冷卻之後才拿來吃。”他認為一看只不過是些變戲法而已。

他繼續在鄉村裏居住，希望能見到更多的奇蹟。他的希望都得到實現，甚至比他所預期的還要多。他描述許多其他早期信徒也經歷的類似奇蹟。

“當時我還年青，”雲卡達滿里先生說，“那段時期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我經常與賽巴峇和其他的年青人共同游泳作樂，當時我看到他的腳底有個珊瑚側南生誌。

“那是什麼東西？”我問道。

“那是一個圓形的標誌——你或者可以稱它為生誌，興都教徒認為是一個神座的標誌。”

雲卡特滿里和妻接着就成為賽巴峇的親密信徒，他們經常有到他的神廟去，另一方面他們也邀巴峇到他們在馬德拉斯住家居幾天或者是幾個星期。

但是只是在一九五三年，在他們第一次相遇的九年之後，他們才有機會賞識到他獨特的法力。他們夫婦兩人出發作環球旅行，先到歐洲，然後轉程到遠東來。他們的第一個停留站是巴黎，他們打算在那裏居住數個星期。

第一天他們上街漫步，於是決定兌換一些旅行支票以購買

物品。雲卡達特滿里夫人是把支票簿放在她的手袋內，至少她是這樣認為。當她打開手提袋時，發現支票簿並不在裏面。

他們夫婦兩人認為支票簿可能放在皮箱裏，他們於是即刻回到所居住的旅店，打開皮箱尋找，但是却找不到支票簿。他們接着對所有的行李作一次澈底的檢查，支票簿仍舊沒有踪跡。他們肯定它已經被遺失，但是却沒有印象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場合。雲卡特滿里夫人最後一次看到支票簿在她的手提袋裏，那是當他們還未離開孟買的時候。這真是一個令人狼狽和掃興的局面。現在他們是在一個外國城市裏，才剛剛開始環遊的旅程，就感到沒有足夠的款項支付第一次的旅店費用，他們在睡房裏感到萬分的掃興和失望，不知道應該怎樣辦才對。

除了賽巴峇的親密信徒外，在其他人的看來他們所做的是極端荒唐，對於他們來說這是唯一理智的事情。他們把隨身帶來的幾個法郎，用來打電報給巴峇要求幫助。這之後他們感到安心些，因為他們知道必定會有某種形式的幫助到來，但是他們不知道什麼事情會發生。

過了一兩天，他們再出去巡看商店，雲卡特滿里夫人列出當她有錢時所欲購買的項目。她打開手提袋，拿出鉛筆和記事簿，她嚇了一跳，原來在一切物件之上是那本失蹤了的支票簿。他們查閱後証實還是他們的支票簿。雲卡特滿里先生告訴我，他妻子的手提袋是中型的，他們曾搜查過很多次，把所有的東西都倒在牀上尋找。在任何情況下，如果支票簿是在手提袋裏，他們是沒有理由看不到的。雲卡特滿里先生認為巴峇已經為他們找回所遺失的支票簿，這真是一個動人的奇蹟。

他們從巴黎又再發出一個電報感謝的電文。當他們遊完世界，興趣盡然地回來時，他們親自向巴峇表示謝意，對於他的適時和超人的幫助深為感動。他只是微笑，一句話也沒有講——他們不再問他詳細的情形。

一個著名和令人尊敬的馬德拉斯人韓魯文他·勞爾先生，他肯定其他人所提及的巴峇早期的奇蹟。勞爾先生已經退休，他以前是馬德拉斯交通委員會的負責人（馬德拉斯區域當時也包括目前的安德拉·巴拉達斯州的一部分）他於一九四六年遇

到賽巴峇。

巴峇和這個老慈善家及其妻子的關係就是一個動人的故事，除了他早期的奇蹟和玩笑的事件外，他們的經歷還包括其他方面。我將會在適當的章頁裏敘述它，在這裏我只記載一個動人的小故事，從而可以看出巴峇創造奇蹟的一斑。

勞爾夫婦經常告訴我賽巴峇早期的奇特和神似的本質，當他與他們夫婦同車共遊時，他怎樣唱美麗的歌曲和問他們需要些什麼食物，或者任何季節已過的生果。然後他做一個姿勢就創造出他們所要求的東西。當他坐在他們家裏時，他作風自然，毫不拘束，就像一個小孩子那樣。然而他却擁有法力，使三個世界的所有力量，依照他的意志行事。

他們說有一次剛好是克利斯納的誕辰，巴峇毫無目的地漫步，他像是在想着他們在馬德拉斯住家的客廳，忽然間他轉向勞爾夫人向她提出：“這裏有一些天使要給我一碗糖菓。”

當她四處張望，却看不到任何東西，他伸出雙手從空中拿到一大碗的糖菓，碗是玻璃製成的，他像是取自於一個看不見的人。這個碗就在一剎那間被創造出來。巴峇把它交給勞爾夫人，如他們所敘述的裏面充滿着來自印度各地的各種糖菓，其味芳香甜美。

在這件事情之後，沙地也賽要求一條圍裙，當他拿到手時，他把圍裙穿上，開始唱催眠曲。他扮演着奶媽的角色，抱着小克利斯納，在催促他安眠。然後他從圍裙裏拿出一個用檀香木雕刻而成的克利斯納神像。這物品事前是不可能在圍裙子，或者屋子裏的其他地方。

當我拜訪勞爾夫婦時，他們給我們看那個玻璃碗和克利斯納神像。這兩件寶貴的物件很久以前就已送進這個交通部委員長的家裏，通過只有年青巴峇自己才知道的神秘方法。但是從他個人的話語中。他是能指揮其他星球的生物爲他運送物品。

納加滿里、玻利雅夫人居住在孟加拉，她是一個政府區域交通官員的孀妻，是著名小說家柯馬拉。泰勒的母親。柯馬拉、泰勒跟一個英國人結婚，定居於英國。納加滿里是在一九四五年第一次遇到賽巴峇，他在他的神廟裏度過很長的時間。我

發現她很高興談論巴峇，而她幫助了我填補他早期的精神面貌，肯定了他那光輝年華的主要特徵，同時也添增了一些新的色彩。

納加滿里自己寫了一本關於賽巴峇的書，其中只有一兩項經歷在這裏有重複。有許多人跟我談及賽巴峇在沙堆中創造神像的奇蹟——通常都是興都，但也有其他的神像——我自己有親眼看過。但是納加滿里告訴我有一次當一羣人與巴峇到節特拉威地河沙堆時，她看到神像從沙堆中站立起來，巴峇只是稍為把一些沙移掉，以便能見到它的頭部，那神像自己慢慢升起，像是地底下有一股力量把它推起。

她說開始出現的是西瓦神像，接着是巴那蒂神像——西瓦的妻子，然後是寧甘神像。當每一個神像升起幾英吋時候，巴峇就把它拿起丟在一旁，因為這些神像都是金屬做的，而且是熱滾滾的——它們的熱度使人不能拿着它們超過一分鐘。當它們冷卻後，他把它們帶回會堂舉行宗教的祈禱儀式。

她的許多與巴峇的奇特經歷中，一個最顯著的例子就是關於巴峇執行外科手術活動。我曾從信徒口中聽到許多這類手術的描繪，但是我第一次聽到的是來自納加滿里的報告。

一對夫婦來到布達巴蒂居住，納加滿里觀察到那個男人有一個腫脹的肚皮。他只能整天仰臥着，有時是在接近會堂的房間裏，有時甚至是在露天下。他聽到說這個人已不能吃什麼東西，甚至連喝咖啡也不行。由於納加滿里喜愛喝咖啡，她對於這個人不能喝咖啡感到很難過，她於是去請求巴峇醫治他。

時間一天一天地過去，但是巴峇仍舊沒有採取什麼行動。她於是再去見巴峇說，“請你幫助這個可憐的人。”他微笑地答：“妳認為這裏是間醫院嗎？”

有一天傍晚，所有的信徒與巴峇到河的沙堆中去。這只是個小聚會，所有的婦女都決定各自帶一些食物去野餐。納加滿里帶着咖啡去，她也順便在離開會堂不遠的柴火上煮一壺水。她說當巴峇從河牀回來時，她希望能有溫水替他洗腳。

在河牀裏，他們盡情地唱歌。巴峇講述美麗的神故事，時不時也從沙堆裏創造出一些東西。所有這一切都要隨行人員保

持高昂的精神，因而當有三隻豹走前來喝河水時，他們完全不會感到害怕；而這些豹像是把他們當做朋友，完全沒有干擾他們。

當他們回到會堂時，納加滿里走去把水壺下的火勢加大。巴峇走進病人的房間，過了一會兒他跑向煮水的地方，要求她給他一些熱水洗手。她看到他的右手染滿了紅色的液體。

“你是在油漆，還是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她好奇地問。

“那是血，”他回答說。

她在微光下再詳細地看，看到他充滿着血的手拿着些像枯焦香蕉葉的東西，他隨即把它丟掉，然後用熱水把他的手洗清潔，他最後帶着諷刺的語調說：“妳曾經堅持要把這地方轉為醫院，所以我剛剛為那個人動完手術。”

他是在開玩笑嗎？他曾經看到鮮血和他丟掉的那可怕的東西，他是否已把那個人內部生長的東西移掉呢？賽巴峇像是在閱讀她腦海中的疑問。他把一卷棉紗交給她說：“請妳進去幫忙那個人的妻子更換他的紗布。

她走到門前，但却停留在門外。她很想知道到底發生了些什麼事情，但是却害怕走進去。賽巴峇走前來引導她進入房間。那個人仍舊躺在牀上，他的妻坐在他身旁，巴峇走前去把那個人的衣拿起，讓她看那動過手術的創口。橫越他的肚皮是一條細小的痕，像是已經復元的傷口，不需要用紗布包紮，他的肚子已不再腫脹。那對夫婦望着賽巴峇默默無言，好像他是神一樣，誰都沒發一言。巴峇引納加滿里走出房間，最後才允許她替他沖洗雙腳。

第二天早上，迫切地想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她回去詢問病人的健康情況，病人已經能坐起來，並在享受豐富的早餐。他告訴她賽巴峇在昨天傍晚進入房間來，他揮動着手，從空中取出一把刀和其他的手術儀器。然後他創造一些聖灰，塗在病人的前額上。它類似麻醉劑，因為病人失去了知覺，直至手術過後他才恢復知覺。巴峇告訴他一切都安好順利，不必擔心。開刀的部分只留下些微的紅腫，現在已經完全恢復正常。

納加滿里想知道為什麼他的傷口能這樣快就復元。病人的

妻子告訴她，巴峇只是用手指把開刀的部分連綴起來，它很快就復元。他又在傷口上塗聖灰，把手按在傷口處一會兒，他安慰病人不會有什麼問題，然後就離開房間。

納加滿里現在才明白那天傍晚巴峇訓令她進去為病人換紗布的理由，這只是作為讓她進去看病人的藉口。她感到很驚奇，巴峇為了滿足她的好奇心而感到高興，這也許是由於她對那病人感到關心而引起，對於發現這個新的奇蹟，她只感到敬畏。從此之後，巴峇所做的一切都不再令她驚奇，他的所作所為只是添增她對他的敬愛。

在他的早年裏，還有出現其他種類和形式的現象。在一九六〇年代裏，我親眼看到這一切，所以我還是敘述自己的親身經歷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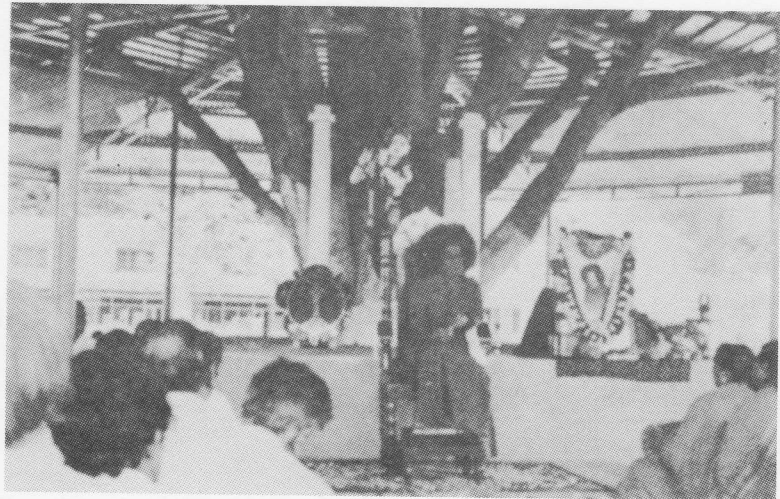
。圖繪繪風白亦峇巴峇。謝張哲

第八章與賽巴峇在山嶺中

請空手而來我這裏，我將令你們滿載着贈品和恩惠而歸

沙地也賽巴峇

在馬德拉斯的一個冬天里，賽巴峇邀請我們夫婦在六月到他在白原嶺的夏天別墅里與他共度夏天。白原嶺是在孟加拉羅的附近，我們對於即將到來的拜訪感到很高興，但由於巴峇的行踪飄忽不定，經驗告訴我們不要存有太大的期望，他要出席的聚會太多，時間實在不足分配，因而他只到最需要他的地方，換句話說他需到那些與促進他的任務最有關連的場合，至少這是我們對於巴峇行踪的解釋，但是事實上它却是根據一些我們所不了解的條規。我們互相低語，如果幸運的話，我們是有機會在白原嶺與他共處一兩天。至於說與他共度一個月的日子，這當然是個令人嚮往的希望，但這却是太高的期望。



沙地也・賽巴峇在白原嶺講道。



信徒們席地而坐，等待着沙地也・賽巴峇爲他們祝願。

仍舊懷着那分心情，我們在六月初到達孟加羅，我們在神學會的一個會員家里度過了一個晚上。隔天主人驅車載我們到白原嶺，它是位於離開這個城鎮十二英里的高峻地帶。在途中，他向我們講述白原鎮的起源，它原是英國人聚居的地方，現在只有寥寥幾個而已。我們發現這是個分佈很廣的地方，大部分的屋宇都很寬大，有着非常美麗的花園。最後我們來到一間別墅，它有一道很高的圍牆，大門上寫着“賓達雲南”。有一個身著黃衣服的辜加人守衛着。從這個名字我們知道這是巴峇的住所。

一踏進大門就有一間小屋子，一個溫柔，白髮斑斑的老人從里面走出來，原來他是狄斯特先生，他把我們安置在小屋裡的一間房間。我想這間小屋子在以前是客人留宿的地方。他給我們帶來一個好消息：賽巴峇在家里。我們再也看不到其他的屋子，我在想巴峇到底是住在什麼地方呢？

這時早晨才開始，過了一會兒，狄斯特先生帶我們走過滿種樹木的庭院，里面有各種類的猴子。我們然後步上梯級，到達更高的傾地。這裡像是個公園式的花園，有許多矮樹林和蔭涼的小徑，一間寬濶的屋子也矗立在這裡。我們發現賽巴峇被一群留宿和來自孟加羅的客人圍繞着。

“聖賢，”他大部分的信徒都這樣稱呼他，他以一個母親迎接兒女回家的心情來歡迎我們。他要我們移進這間大屋子與他同住，這即是說我們夫婦就要分房而睡，我們將過着宿舍式的生活，艾麗斯與其他的女性睡在屋子的一邊，我和其他的男性則睡在屋子的另一邊；或者我們可以與狄斯特先生一起住在那小屋子，白天却在大屋里進餐和參與各種活動。我們是選擇了後者。

那天早上，在巴峇住家的中堂，我們觀看了成年典禮，俗稱為“綢綫典禮”。那個獲得綢綫的孩子是爪哇先生的兒子，爪哇先生是歡樂冰條廠的業主。他的父母親、祖母和其他的家庭成員都是巴峇的信徒，他們都出席了這個慶典。中堂里擠滿了觀禮者，在賽巴峇的監督下，來自巴那聖地的賢明僧侶主持這個儀式。在適當的時刻，巴峇走進會場的中心，以他人人皆知的姿勢揮動着手，從空中的神秘壁架里，有時他自己稱之為“賽倉庫”，取出必需的綢絲懸掛在孩子的頸上。

儀式舉行過後，在寬濶的走廊里舉行一個餐會。我們盤腳坐在走廊的兩旁，進吃由葉子裝載的印度餐。一個僕人用一條棍子在監視着猴子，聖賢各處巡迴走動，以使每個賓客都快樂。在這個慶典的場合，男女一起共同進餐。但是平時在賓達雲南，男女是分開進餐的，巴峇是與男信徒一齊進餐，不過也偶而在女信徒進餐時與她們談天。

賽巴峇自己知道如果自我宣傳必得不償失，他不但得不到宣傳的幫助，反而在行動上會受到群眾的阻礙。當他私人告訴我們他將率領一小隊人員到賀士離山住宿兩個星期，這

個地方離開孟加羅九十英里，當我們知道我們被包括在內時，我們極爲興奮，所有住宿的安排已由他的一個信徒那馬他。烈地先生安排。他是道路和房屋的工程總監，他所管轄的範圍包括賀士離山，聖賢說我們在一兩天內就要起程，我們知道這是屬於機密情報。

我們預料到整個夏天里都不在設於阿提亞的總部里，因爲我們欲到各個不同氣候的地方旅行，因此我們準備了頗多的行李，我們在計劃應該帶些什麼，又把些什麼留在賓達雲南里。幸好聖賢給予我們足夠的時間準備。如果有任何人在賓達雲南里知道這個消息，他們都守口如瓶，而我們也沒有告訴任何人這即將出發的消息。

我們對於自己能夠守密感到無限的驕傲，但是我們還要上一課重要的課程。就像死神一樣，巴峇有時會給你預先的警告，但是你却不知道確實什麼時候才看到他出發的手勢。第二天早晨六時，我們從微笑中被一個嚴肅的聲音所喚醒：

“什麼，你們還沒有準備好，聖賢在五分鐘內就要起程。”

這實在是個混亂的局面；我們的行李散落各處，我們來不及沖個涼或是泡一杯茶，更不用說要把東西整理好。巴峇等待着帶我們遠行兩個星期，但他願意等多久呢？他會不會拋下我們而先行出發呢？我們一方面胡亂地想，一方面把行李丟進皮箱內。

那個來自窗口外的嚴厲聲音給我們半個鐘頭的時間準備，即使這樣也實在不可能整理好有關的行李。當我們在半個鐘頭提着行李出來時，我們被通知聖賢已經先起程而去。我們的心立即下沉，但是情況並不如想像那樣嚴重。他是坐第一輛車先行，留下另一輛車給我們。在車里面，我們遇到其他幸運的信徒一同出發到山嶺中去。這其中包括那馬他。烈地先生，他是負責引導我們到達目的地。

在幾英里外的叢林里，我們很高興地看到巴峇白色的車停在路旁等待。他身著紅色道袍和小群信徒站立在早晨的陽

光下，他嘲笑我們這樣遲才起程。當他看到我們所攜帶的行李數量時，他感到萬分的驚奇。我們整隊人馬接着在芬芳樹下進早餐。

早餐過後，兩輛車的座客重新安排，然後我們繼續我們的路程。我很榮幸地第一次和這偉大的人物同坐一車。拉查烈地，可說是巴峇當時最親密的信徒負責駕車，兩個十多歲的孩子與巴峇同坐在後座，那他馬。烈地，我和車夫同坐在前座。我們在空曠的郊野中前進，偶而經過一兩個鄉村或小鎮，衆多的人群就像螞蟻黏着白糖那樣，接着粉白的石山開始出現在天邊，我們所經過的最後一個市鎮是烈丹那波里。它是克利斯納神的誕生地。在還沒有登上險峻的富士離山之前，我們經一個指向麗士山谷的路牌，那里有一間由克利斯納神追隨者所建立的著名學校。

在海拔四千八百英尺的山嶺上，我們到達了目的地：一間白色圓形的屋子。它不是一間很大的屋子，但却擁有旅店般的豪華舒服，它原來的用途是作為政府部長和其他重要官員留宿的地方。我們的主人那馬他。烈地先生却能夠租用它，以供最高貴的客人沙地也巴峇和他的隨行人員住宿。

除了主人和我之外，還有其他四個男性。他們是實達那迷雅先生，拉查烈地先生和兩個十多歲的孩子；總共有六個女性，包括三個印度公主。由於我和艾麗斯是唯一的一對夫婦，因而我們獲得分配一個套房居住。通向巴峇的套房是有兩道門，門開處是寬濶的陽台，從那里可以遙望在面前展開的美麗山河。

前面的平原像是青灰色的地氈，這其中零亂地散佈着孤立的丘。間中亦有數個小湖泊，像是散落在平原的破鏡子，在陽光下反射着光芒。我們像是住在天空里——在很多方面都具有這方面的氣氛。我們在想只有我們這一小群人，最終能夠和巴峇生活在一起，而那些到處都存在的人群現已遺落在山底下。我們能夠整日地與這個超人在一起，我們將有機

會看他怎樣生活和盡量地領會他的奇蹟。

不論我們怎樣早起，在清新的早晨里，巴峇總是比我們先起，打開房門坐在地上埋頭書寫；他除了要為神廟的雜誌一永恆的御車夫一編寫文章外，還要親自處理許多來往信件。

有時在我們共進早餐後，他會把我們引進課堂內，開始為我們講道。他通常是在講述羅摩耶那，摩訶巴羅達，或者是斯瑪。婆嘉瓦達的故事，同時精闢地指出巴地、瑜珈的深奧智慧。

在花園散步後，接着就是午餐和午睡，然後在大廳里喝下午茶。在這里的第一個困難就是要說服印度婦女坐椅子，因為她們認為與聖賢坐在同一水平上是不對的；其中有些婦女堅持到底不坐椅子，寧願坐在他腳前的地氈上。巴峇最終說服大部分的婦女坐在椅子上，雖然她們的坐姿顯得僵硬和不安。他經常講一些有趣的課題，令在座的人都發笑，但是這些喜劇都是有實踐和暗示的意義，以及指出正確的生活道德。在傍晚，整團人都駕車外出觀光。如果天氣好的話，他們會繼續散步談心；如果天氣不好的話，巴峇會再為他們講述開導的教義。一次我們一行人拜訪一個印度鄉村，它遠離繁忙的公路，景色非常優美和令人不可置信的寧靜。在巴峇一些信徒的家里，他們招待我們進晚餐，整個鄉村的村民都圍繞到庭院來看這個聖賢，並且希望能得到他的祝願。

但是在過了幾天之後，有另一個因素開始影響我們在富士離山的寧靜田園生活。即使在這個偏僻的山野里，人群開始到來。消息已散播說賽巴峇在這個地區，因而人群從遠近而來，有的坐私家車，有的坐公共汽車，更有的是步行而來。在早餐之前，已有一些群眾出現，然後一整天里都有群眾站立在屋前的空地上，抬頭抑望着陽台，以便有機會一睹賽巴峇的豐采和他的一些舉動。

巴峇從來都沒有令這些群眾失望。他時常走出陽台來，

並流露了親切的表情俯視他們，舉起他的手做出一些特殊的姿勢，以表示他們的提升和向他們祝願。有時他會下樓來和來客一同散步，與他們聊天，為那些有病和有疑難的來客創造一些聖灰，或是其他的一些東西。如果那些貧窮的人從遠方徒步而來，他會給他們一些車資，讓他們坐巴士車回家。每天傍晚，他都帶領那些到訪的人群進入屋子裡的寬大走廊，然後連同我們，共同唱美好的讚歌，歷時半個多鐘頭。

在這些活動的間隔時間里，他每天都會創造一些神奇而又確實的事項，下述者是比較顯著的一些例子。

在我們到來後不久的一個下午，我們駕車出外兜風，到一個石山嶺前停車，步行上這個小丘。巴峇多次都從地上拿起一塊破石頭，把它玩弄了一會兒，然後把它丟掉。最後，在我們的歸途中，他保存着一粒像拳頭那樣大的石頭，把它帶回來圓屋子。

回到屋子里，他把我們帶進一間套房，他坐在地氈上，我們即以他為中心圍成一個半圓形。他開始談論日常的課題，時不時把石頭拋向天空和讓它跌在地上。接着他把石頭轉到我面前來，向我發問：

“你能夠吃它嗎？”

我詳細地檢驗了石頭，它是堅硬的花崗岩，帶有花紋和淺白色，我說不能吃並把它交還給他，他離開我還不到兩碼的距離。

他把石頭拿起，繼續在發言，又把石頭拋進空中，十多雙帶着期望的眼睛在觀看。我意識到會有奇異的事情發生，也密切地對石頭目不轉眼，當它離開地氈上時，我發現它的外形有點改變，然後形狀和大小還是一樣，仍舊有着條紋，它的顏色已比先前清淡些。

聖賢把它拿到我這邊來。“你能夠把它吃下嗎？”他再問我；令我又驚又喜的是它現在已經不是一塊石頭，而是一塊糖菓。巴峇把它分成小塊分發給我們吃。它是很可口的糖

菓。我自己在好奇地想，這是幻想呢，還是我們的眼睛都被催眠了？我把一塊糖菓置放在褲袋里，我還是保存着它，它仍然是一塊糖菓。

我想起一首流行歌曲，歌名是“那巨大的石頭糖菓山”。我於是跟他開玩笑地說：“我希望你能把整座石像改變為糖菓或者巧克力。”巴峇似乎認真地對待這個問題。他或許認為這是一種挑戰，他莊嚴地回答我的問題：如他太過干涉自然的規律，那是不正確的。

在細想下，我覺得我這個玩笑是很膚淺的。如果意志的力量或是任何其他的力量能夠把一粒小石頭的性質改變，為什麼不也可以把大塊石頭的性質改變，為什麼不能把它變成任何的物質呢？例如黃金。因此對於一個能夠明瞭和應用神秘自然法規的人，毫無疑義這是非常重要的；他必定是在自然之上，不沾污普通人的權力和物質利益的願望，否則這樣的事情怎會發生呢？

在十九世紀第四季里，辛湮特論述這個課題時，他曾這樣指出當很多這類物質現像出現在公眾人士面前時，這些力量一般上對社會是有害的，它會引起各種各樣的犯罪行為而完全不留下痕跡，而那些擁有這種力量的人，認為這是神所委託的使命，他繼續指出這種力量如果落在自私的人手里，只為自己的私利和不誠實的目的而應用這種力量，那麼這將會帶來重大的災難，就如傳說中所發生的亞蘭添斯身上那樣。

在今天的世界里，有通俗科學常識的人已經知道和掌握分離事物的力量，這對於人類在地球上的繼續存在，是一個確實存在着的威脅。人類也學會把基本金屬轉變為黃金，雖然轉變過程的費用非常浩大，非現時的經濟社會條件所能接受。自然的一種牽制法規是：人類智慧的增進和對大自然秘密更深一層的了解，必須與精神和道德同時並進。當這個法規被破壞後，人類將面對一個很危險的局面。

在一個陽光普照的早晨里，我與聖賢及其他兩個年青人共同在花園里散步。巴峇身着米赫色的道袍，它像個潤滑的圓桶覆蓋他全身。艾麗斯曾經在數天前有燙過巴峇的一些道袍，因而我知道他的道袍是沒有袋子，或者任何可以藏放東西的地方，衣袖是畢直和寬闊的，沒有袖口，他手上沒有攜帶任何東西。

其中一個年青人隔天就要回返孟買，他要拍攝聖賢的照片，巴峇讓他拍了多張不同姿勢的照，當我們一面漫步一面交談時，他時不時停下來，從矮林里採摘一些梅和花蕾，然後他像個植物學家那樣細心的觀察，過了一會兒他又把它們拋掉，好像這些東西不適合他腦海里的某些目的，最後他從叢林里摘下一花朵，經過檢驗後，他感到滿意並把它交給我說：“把它收起來。”

不久，我們走回到屋前的石階上，巴峇並沒有走回他的套房，却直接地走進我們的套房。他坐在安樂椅上，兩個年青人和我們夫婦圍繞着他坐在地氈上。

聖賢問起那技交給我的花蕾，我把它交給他，他拿着這花蕾端詳了一會兒，他開始拿它來討論。

“這是什麼花？”他問道。

我們向他表示一無所知，他建議這可能是玫瑰花，我們都同意。

他轉向我問道：“你喜歡把它變成什麼東西呢？”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順口回答：“聖賢，隨你的意願。”

他把它放在右掌心，把手合起來，然後用嘴去吹它。這之後他叫我把手攤開，我驚嘆，我的妻子發出喜悅的聲音，那枝花蕾跌下我的掌心時，已是一顆閃爍的精緻鑽石，它與花蕾的大小類似，但花蕾已經無影無踪了。

巴峇把這個通過魔術似方式所創造的美麗奇妙的產品送給我，我至今還保留着它。

我們在廳堂里等待巴峇給講早課，這是有關印度玄學的許多神奇故事，使人對人生的真諦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在講道前，他展示一些青色的葉子，他用指甲在上面寫些字。然後他把它交給我，但是我不清楚在它的上面寫了些什麼，他說這是用梵文寫的符咒。

接着他要求一本書，其中一個住在套房里的婦女把她的德魯古文法書交給他，他把葉子放在書頁間，他把書蓋上，在書本上輕輕地敲了很多次。當他再度把書打開時，把葉子拿出。在葉子上的字句還存在，但是葉子的顏色已從青色變成褐黃色，從清新變成乾枯，極容易被壓碎。

巴峇把書本丟在不遠的地氈上，他繼續講了一會兒課就離開房間。我想在表面上這個奇蹟是抵受不住懷疑者的質詢的，那片褐黃色葉子可能是預先放在書本里面，我把書本拿起，查看是否能找到那片青葉子，但是沒有辦法找到它的踪跡。

爲什麼我要這樣多疑？我自己在質詢自己，我已經見過他做許多不可置信和不可解釋的事件：賽巴峇已把那片葉子摧毀，就像另一個處於自然之上的人，在二千年前摧毀一棵樹那樣，很可能當巴峇敲着書本時，在那魔術式的時刻里，他已把好幾個月的夏天透射進那片葉子里。

那玄秘的多面體，混滲進我們確實存在的世界里，他們的許多個別體都是不存在於地球的，對於他們來說，我們的“這裡”和那里都是合而爲一。古典智慧曾經教導我們有這樣的生物存在，它也教導我們有一種物體能夠分解爲玄妙的體質，或者是“熱能制度”吧，可是由某些媒介以近似光速移動，然後又再組合而成爲原來的物體，這就是降神術中所謂的幻姿的基本原理，這是我們所能了解的部分。

在富士離嶺里，賽巴峇創造了一個與電報聯系極爲類似的奇蹟。有一天傍晚，我們一群人坐在巴峇套房里的地氈上，這群人包括那馬烈地，一個醫生，兩個年青人和我們夫婦

兩人。聖賢問我誕生的年分，當我告訴他後，他告訴我要爲我獲取一個於同年鑄造的錢幣。

在我們面前，他開始在空中把手向下轉動，轉了大概六個小圓圈，然後他喊道：“它已在途中……在途中……它已在這裡！”

他把手合起來伸展到我面前，因爲殷切的期望，我發出喜悅的笑聲。當錢幣從他的手落到我的手時，我感覺到它很重，而且是金黃色的。當我仔細檢查後，我非常高興，因爲它是一枚真正在美國鑄造的拾元金幣，我出生的年份刻印在自由神像的下面。

“與你同年出世。”巴峇微笑說。

我又在好奇地想，那些懷疑者對於這件事又有什麼好講呢？他們是否會認爲巴峇帶着一大袋錢幣，從袋中選出一個與我出生年分相同的金幣。事實上美國的這些舊錢幣早已沒有流通，如果要通過正常的途徑，在印度是非常難獲得的。

我完全相信這是巴峇多方面天才的一個部分。當他用手在我們面前打圓圈時，一些在他意志支配下的媒介，在某一地方把這個金幣的物質體解除，以太空運行的速度把它運到這裡來，在巴峇的手里又重新把它創造出來。

它是從何而來？有誰知道？巴峇從來都沒有講。它可能來自一個古老的儲藏所。這個儲藏所被人埋藏起來，或是已被遺忘很久。

雖然我有親身的經驗證明賽巴峇不是一個裝做者，而他的奇蹟是真實的，我還是不停地想，他應用沙作爲創造的媒介，可能會使那些懷疑者有更多的藉口。他的許多追隨者都曾目睹他用沙製造很多物品，但在另一些場合里，他却沒有用沙製造同樣的物品，而只是從空中取料製造。

即使是一個客觀的精神分析的研究者，聽到有關沙奇蹟的故事後，也必然會提出一些質疑：這些物品是不是預先埋

藏在沙堆里？或者巴峇通過一些快捷的手法把它們放進沙堆里，然後再從沙堆中把它們拿出？事實上，對於那些沒有親眼看到這些奇蹟，或者因賽巴峇的存在而感到精神興奮的人來說，我猜想這些由沙製造的東西，比起其他的製造品來說，會在他們的腦海里留下更大的疑問。我的這些疑慮是由於還沒有一個細心的觀察者，對有關事件向我作全面深入的報告而引起。在較後的時期里，我有機會細心觀察這些沙堆奇蹟，這已由多個傑出的印度科學家所証實。有關這些會在較後的章節里談到。

現在談談我在富士離嶺所經歷的巴峇在沙堆中製造物件的事蹟，當時我們是從圓屋駕車至奇蹟的地方，我與巴峇坐在車的前座，拉查烈地是車夫，巴峇手中空無一物，他穿着他一貫的道袍，所有他製造的物件不可能是預先藏在他身體上。

離開圓屋幾英里時，我們這輛車和數輛跟隨的車輛相繼停在路旁，我們都下車來走到五十碼外的沙堆，在以前的來往中，我們在車中有看到這沙堆。

巴峇吩咐隨行的年青人在沙堆中築起一個沙臺，他們用手移動沙土建立起一個一尺高四尺平方的平台。巴峇盤腳坐在平台的中央，其他的成員圍繞着他形成一個半圓形，我是坐在前面，靠近沙台的邊緣。我心里在想如果有任何物品預先被埋下，那麼他需要挖一尺深才能挖到被埋的物品。

如往常一樣，他開始作精神講道，目的是要使周圍的氣氛充滿着和諧和清高的氣氛，也許這是創造奇蹟的必須準備工作。他用他的手指，在他面前的沙地上畫了一個圖案，然後問我這是什麼東西，從我所坐的方向看去，圖案類似人像，我於是告訴他這是人像。

像一個快樂的孩子在沙灘上玩耍，他愉快地笑着。他把沙挖起，在圖案上做一個模型，大約有六寸高。他滿臉流露着喜悅的氣氛，他用手指輕輕地從模型的上面放進，到一寸

深時才把手拉起，他首先取出一個閃光的銀色人像。像他畫在地上的圖案一樣。它是一隻威士魯神象，約有四寸高，他舉起來給大家看，然後把它放在一旁，他把地上的圖案抹去，使沙地重新恢復平滑，他又開始談論精神的課題。

接着他又在同樣的地點劃別一個圖案，同樣地他又在圖案的上部築一個模型，它的平面頭部是比前一個寬大些。他同樣地快樂笑着，他把手指尖放在模型的上部，將一部分沙移去，還不到一寸深是一張照片，他把它拿出，把沙粒清除，拿起來給我們看，它是一張黑白的照片，是四寸乘八寸大。

他把照片傳遞給各人詳細觀看。較後時又回到宿舍里，我再詳細檢驗照片，它顯示着興都神像站立在兩旁，形成一個指向前的箭頭。克利斯納神在前端邊緣，沙地也賽巴峇和舍地巴峇的頭形則出現在克利斯納神身體上。我認爲這張照片是不可能由當地的照相館所製造，巴峇在較後時把它送給主人一拉馬他夫婦。相片和威士魯神象都置放在圓屋廳堂的小桌上，前後共有好幾天。

其他在沙上以同樣方法創造的物件，都各別贈送給觀禮的人。例如一串唸珠送給齊亞克先生，他是柯拉爾縣區的稅收官，小金牌則送給一個財政部官員。

他是在沙堆中創造的一件最崇高的製品，我們每個人都有機會分享，巴峇在沙堆上繪圖，從我所坐的位置看過去，這圖像類似一個盛裝器，以他一貫的手法，他用手移動沙堆，在圖案上築成一個小山丘。他微笑地停頓了一會兒，接着探手進入山丘內，從里面拿出一個銀色的盛裝器。它是圓形的。有一頸圈和螺旋頭。這個盛裝器的直徑照推測有二寸半。

賽巴峇把螺旋蓋打開，立即就有一股芬芳奇特的香氣蕩漾在空氣里。把盛裝器放在一旁，他又再畫圖案和在它上面制模型。這次所創造的物品是一隻金製的小湯匙。他用小湯

匙攪動盛裝器里的容液，然後站起來，把容液分給觀禮者。

像其他的觀禮者一樣，當我張開大口，巴峇即把滿湯匙的飲料傾倒進我的口，觸到我的舌頭。出現在我腦海中的字眼是美味可口，它可與神的食物相比美，它應是天上一種最珍貴和地上一種最甜美菓汁的混合飲料，是神的典型飲品，味道實在是難以形容；它需要親身體味。

信徒們叫這種美味的飲料為安逸特，這名稱與神的食物有同樣的意義——不朽者的食糧。許多信徒，包括西方人如尼麻蘭娜達和斯特耶都告訴我，他們曾看到巴峇在沙堆中製造這飲料，雖然次數是極為稀少，他們却無法描述它的確實味道和香味。其他的信徒包括實達郎米亞醫生，曾看過巴峇以通過壓制他的手和其他的方法製造安逸特。但所有在座者都已有三年沒有看過巴峇表演製造安逸特，對於巴峇能給我們夫婦經歷這樣一個令人深為感動的奇蹟，我感到非常的榮幸。這個在富士離嶺的事件，共有四十五個男人和超過一打女性所親自目睹。巴峇每人都分派一點，只有那些留在圓屋里的女性沒有獲得分配。每個人都得到一湯匙，而盛裝器內仍然裝有安逸特。

巴峇把它交給我帶回去宿舍，我感到很榮幸。當汽車順着彎曲的山路駛向山顛時，我用手細心握着裝有安逸特的碗。有一些沙粒仍然黏在銀器的圖案上，我被告知這是神聖的合金。在圓屋的陽台上，我把盛裝器交還給巴峇，他立即走向那些留在屋內的婦女，每個都獲得分配，以使她們享受“神”的食品。

過後我一直惦記着那隻小碗的下落。一年之後，一個住在孟買的信徒告訴我，當他在這個事件的一兩天後到富士離嶺拜訪巴峇時，他把它贈送給他，它仍然裝着一些安逸特。他們一家因而都有機會享用。這只神奇的碗，在他的家里佔據着一個神聖的位置。

有關我的內在精神研究者所提出的兩點質疑，這裡我把

有關的答案提出。第一點，那些物件是不可能預先被埋在沙堆里，以讓巴峇把它們拿出，因為它們是從模型的頂端拿出來，這些模型當時是在我們面前，建築在一尺高的沙堆上。這沙堆也是當時建起的。第二點，即使巴峇在那天晚上，在我們不知不覺中把物件拿到沙堆去，這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即使是使用最敏捷的手法，也無法在衆目睽睽之下把一個閃爍的神像，一張大照片，一件大型的節巴馬拉和一個裝安逸特的閃光銀碗塞進沙堆里。如果他能夠的話，他比那些最精明的變法者還要勝一倍，那麼他大可以在戲台上作一個表演的藝人，名利兩者都兼收。

除了神奇地創造那些物件外，那些安逸特本身也包含着難以理解的神秘性。在這世界上能具有神的品質，具有增加數量的法力（多次顯示）以使每個在場的人都能分享，不論人數的多少。我在沉思它所具有的確實意義？我決定一有機會就詢問賽巴峇有關這方面的疑難。